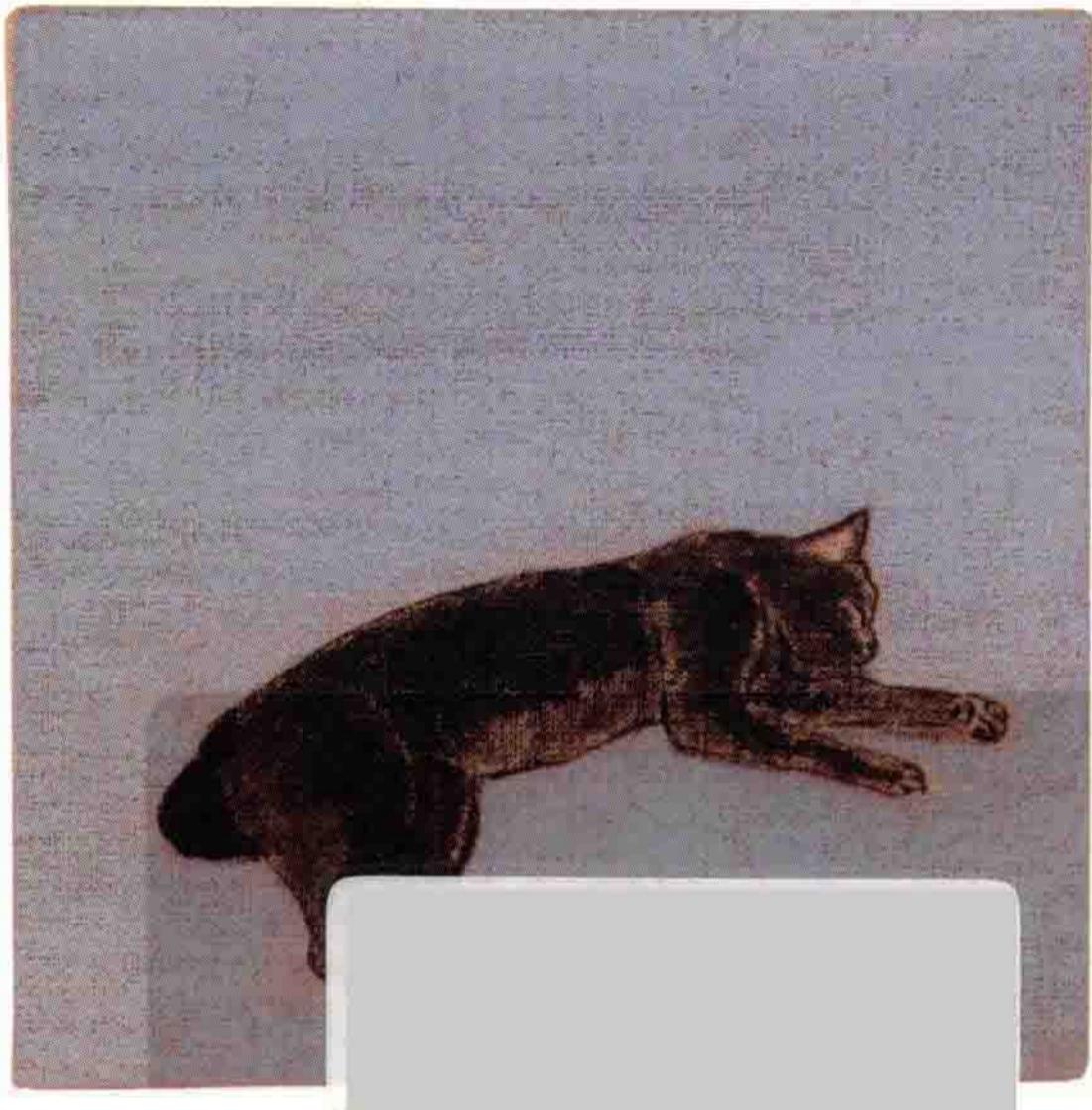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让-菲利普·图森



迟疑

姜小文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 - 菲利普 · 图森

迟 疑

姜小文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疑 / (比) 图森著; 姜小文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1

(图森作品集. 4)

ISBN 978 - 7 - 5404 - 6565 - 0

I. ①迟… II. ①图… ②姜… III. ①中篇小说 - 比利时 - 现代 IV. ①I56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655 号

迟 疑

著 者: 让 - 菲利普 · 图森

译 者: 姜小文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 hnwy. net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3.5

字 数: 5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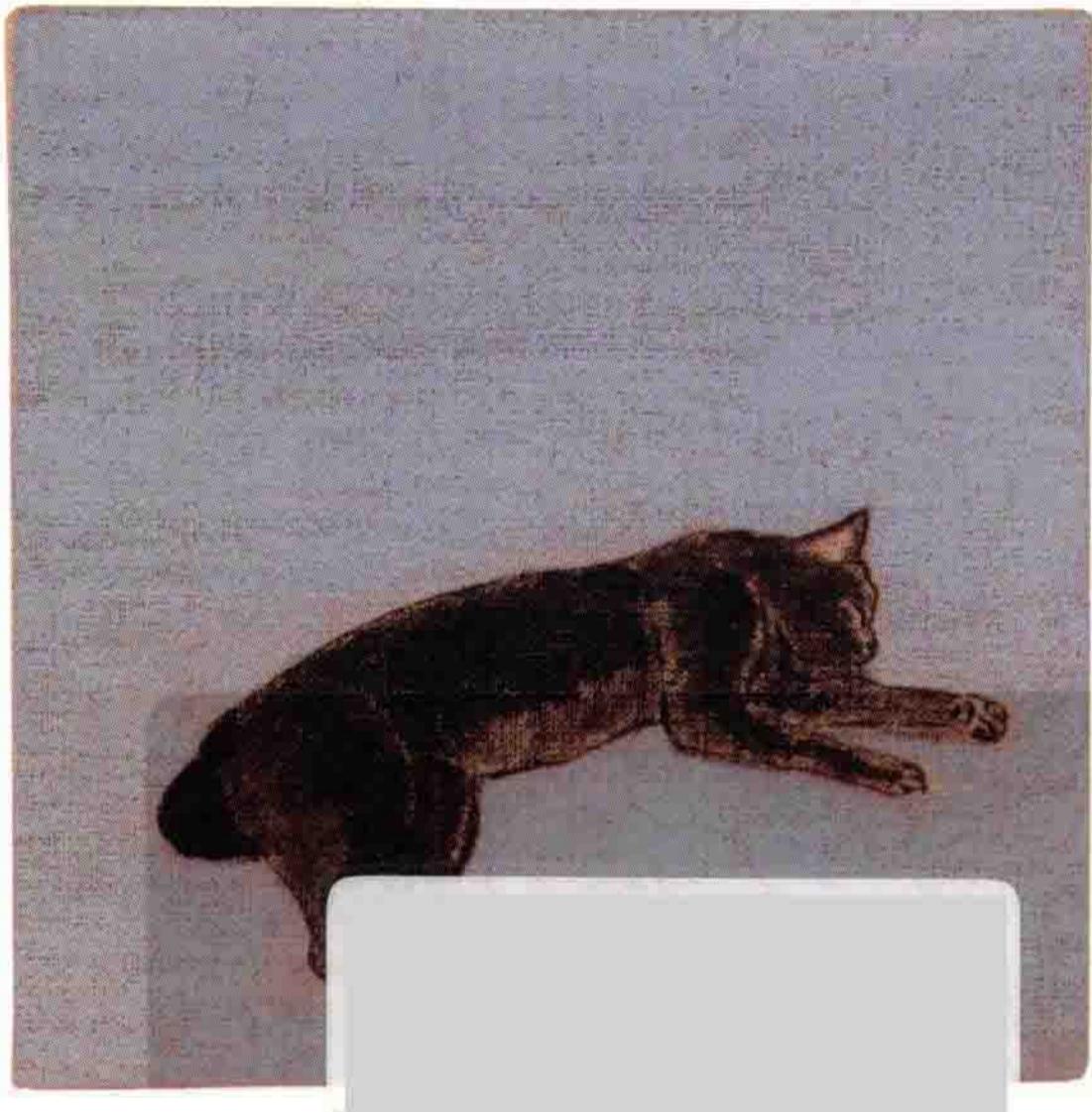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6565 - 0

定 价: 13.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让-菲利普·图森



迟疑

姜小文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森作品集 4

LA RÉTIC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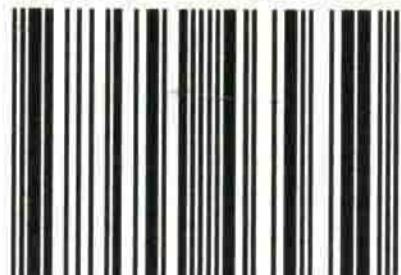
“我”带着儿子在一个小乡村度假，打算去见一些朋友，然而某件事的发生干扰了“我”的计划，让“我”产生了神秘的迟疑。不仅因为朋友并不在家，还因为“我”看到一只黑猫溺死在河里……

午夜文丛

Collection Minuit

策划：陈侗 鲁毅

ISBN 978-7-5404-6565-0



9 787540 465650 >

CAN
TON
BON

定价：13.00元

让·菲利普·图森

迟 疑

姜小文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PHILIPPE TOUSSAINT
LA RÉTICENCE

© 1991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1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给玛德莱娜

I

这天早晨，海港里有一只死猫，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黑色猫，身体僵直，沿着一只船缓缓漂荡。它的嘴外边悬吊着一个破烂的鱼头，嘴边还露出一段三四厘米长的断渔线。当时，我只是认为这鱼头是断渔线上诱饵的残留物，一定是这只猫垂身去水中捞这鱼，然而，就在咬住的时候，钓鱼钩钩住了它的嘴，随即失去平衡，掉进了水里。我所在之处的水很昏暗，可是，我时不时地想象着在我眼皮底下出现悄悄游过的鱼群，婆婆鱼啊，鲻鱼啊，而水底下，在海藻和卵石之间，成千上万骚动的鱼苗冲向一条溃不成体的肚皮开花的海鳝。离开之前，我在防波堤上又停留了一阵观察那只死猫，它继续非常缓慢地来来回回在海港里漂荡，随着水面流来涌去的微波，它一会儿漂到左边，一会儿漂到右边。

我于十月底来到萨叙艾罗。那已经是秋天了，旅游旺季也接近了尾声。一天早晨，一辆出租车把我以及我的几只箱子和包包送到了村子的广场。司机帮我解开了绑在后座过道上我儿子的童车，这是一辆老式的五〇四柴油车，司机没有关掉发动机，它仍然在广场上放慢速度地隆隆作响，接着他向我指点了周围一家唯一的我知道我以前住过的旅馆的方向。我把箱子和包包放在离一条长凳不远的地方，然后带着我的儿子朝旅馆方向走去，我已经将儿子放在童车里，他什么也不操心，全神贯注地欣赏着他的绒毛海豹，他把海豹在手中翻过来倒过去，观察每一条线缝，不时还俨然自如地打个嗝儿。旅馆的入口处有一个放满花饰的台阶，台阶上边是两扇玻璃门，我翘起童车登上那几节台阶。我刚一推开门便看见旅馆老板，他蹲在石地板上，手里拿着拖把，轻视地抬起头观察他跟前我把着的童车。我一时不知把童车往哪儿搁，因为地面看上去是那么的干净和被精心保养，我便一直双手抓住车，然后问他是否可能有一间房供我住几夜，三四夜，也许更多，直到周末，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在萨叙艾罗度过的最初几天，白天是长距离的散步，一会儿沿着通向高处邻近小村庄

的狭窄小道走，一会儿去看几公里外延伸到村子后面的无人海滩。浪和风的呼啸在我思绪中翻滚，而我依然在岸上慢慢行进。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荒芜的海滩，旋风扫荡不停的海滩。有时我停下来，坐在沙子里，当我身边的干海带朝着沙丘飞舞时，我便漫不经心地拾起一两块石子，懒洋洋地抛到海里。我儿子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一直看着我做这些，他被一条扣带牢牢实实地系在童车里。有时，他朝前弯下身试图去抓住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某样东西，我便不停地递给他所有他渴望得到的玩意儿，一些被潮水冲过来的具有奇异护身符形状的枯木块、卵石、小枝条（还有一只旧塑料凉鞋，他摆弄着那装满沙子的鞋底，同时发出轻轻的快乐的哟哟声）。

回到旅馆的房间，我便好几个钟头都躺在占着房间中部的木杆床上，我不期待什么特别的。我周围的墙又潮湿又脏，上面贴着与床罩和窗帘相匹配的橘黄色旧墙布。我将儿子的旅行床挨着我放在屋子里，这是一张可折叠而且非常实用的小床，是用几根不同颜色的金属管一个套一个地组成一个四边形的底座组装而成，类似一个小型的乔治·蓬皮杜中心立在那儿，在房间的微光里，在我的箱包旁。有时，

在我儿子安静地入睡时，一只小胳膊蜷曲成盾牌状放在胸口上，而他那只寸步不离的、只剩下鞋底的旧塑料凉鞋，被小心地搁在他旁边，放在床脚头，我便起来，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几步。我一直走到窗前，升起窗帘看外边的道路，一段荒凉的道路，沿边满是野草，远处，在一棵被枯枝压弯了腰的干死的无花果树旁，一只孤独的驴子在杂乱的碎屑中啃吃小茴香，还有一些旧木板、扔弃的轮胎、一只就地腐朽的倒翻的船。

差不多也是为了看望比亚基一家我才去萨叙艾罗的，可直到现在，被某种神秘可怕的东西所阻碍，我总是拖延了去看他们的时间，甚至不愿走近他们的房子。当我在村里散步时，就在我到达的那一天，刚一在旅馆安顿好，我便想去他们家，然而我却整个下午都待在我的房间里。自我来到现在已经两天过去了，我开始觉得奇怪尚未在村子里碰到过他们，尽管我每次出门时都特别小心走与去他们家相反的方向。然而，有一天晚上，我晚餐后没有离开旅馆的餐厅，最后决定去看他们，用很短的时间，我心里揣摩着，只是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比亚基的家在本村外边一点点、通向邻近

小村的路边。房子被一堵很高的石墙与外界隔绝，墙上攀缘着乱七八糟干枯的常春藤，形成一张浅灰色的盘根错节的厚厚的网，其众多的分枝沿墙而爬。几棵大树，一些松树和棕榈树耸立在可以通过房主的大门栅栏看到的无人打理的花园里。现在夜幕已降临，别墅的轮廓在栅栏后的黑暗中勾勒出来。这是一座新盖的别墅，矮矮长长的，前面伸出一个六方砖样的阳台，几件白铁制的花国家具被搁在外面，放在地上令人费解的半开着散了架的太阳伞旁边，一辆灰色旧奔驰轿车停在通往车库的碎石小路上，我注意到车的前翼出过事故。以前我从未见过这辆车，当我听到屋后有响声时，十分准确，就是从车库旁边发出的声音，就像耙子跌落的声音，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我还在想这车在干什么。我竖起耳朵听，可是我周围一片寂静。夜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比亚基家别墅的百叶窗都关着——玻璃窗口的金属窗帘和一楼房间的浅色木制双门小百叶窗都放下了。

我在路边仍停留了一会儿看着那房子，接着准备回旅馆，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大门栅栏上的信箱，在黑暗中，它挂在差不多半个人高处，翘着，被一根扭曲的铁丝固定在一根小棒上。尽管外表陈旧，但是信箱上了锁，而且在

我想放低那金属架子时，我发现它还挺结实。我没有硬掰，而是把手指伸进缝隙，丝毫不费力地将里面六封信掏了出来。我随便看了一下，发现全都是新近到的信件，最早一封是十月二十四日的。我将其中两封看上去像广告之类的信放回信箱，而把留下的其余几封信装进了衣兜。在这四封信中，显然我立刻认出了那封我写的前几天在巴黎寄出的信。我满可以把这封信留在那信箱里，可也许我不感兴趣，似乎哦——总之，不再有兴趣——留下一封告知我到达萨叙艾罗的信。

第二天上午，快十点时有辆出租车来旅馆接我，我们离开了村子，我们行驶了一会儿就上了一条两边都是树、有雨水的上坡路。儿子挨着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两腿分开，两只穿着高帮皮鞋的小脚平平地放在座位上。一只手搁在我的大腿上，另一只手呢，将他的绒毛海豹紧紧地贴住他的滑雪衫。他的塑料奶嘴在嘴里慢慢抽动，他用一种极其严肃和若有所思的